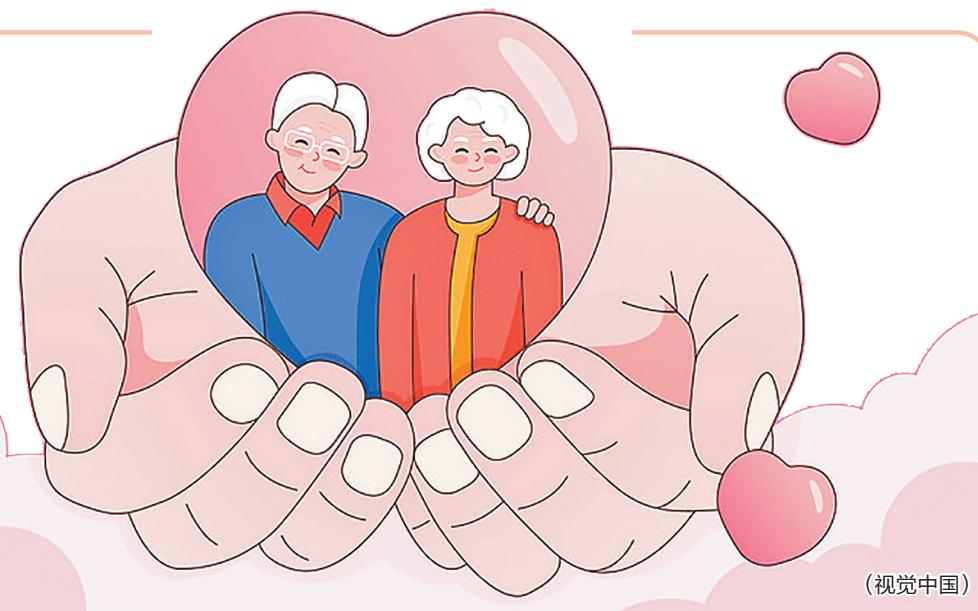


椿萱之恩



(视觉中国)

■黄碧云

“凯风自南，吹彼棘心。棘心夭夭，母氏劬劳。”余每诵斯章，父母之慈爱温婉，宛然在目。其爱也，暖若春日，清如和风，于吾人生之旅，照拂引领，感恩眷恋，如泉涌流，绵远弗绝。

吾父黄同中，生于庚辰年（一九四〇年），时岁维艰，民生困窘，然父志未馁，热忱不减，执着于教育，若松之挺然。为庠序之长者（小学校长），值教育资源匮乏之际，殚精竭虑，倾尽全力，图学子之成长。

父常言：“诸生皆为希望之苗裔，用心培护，咸可于知识之沃壤，萌蘖扎根，抽芽绽绿，蔚然成林。”尝有顽童小虎，双亲疏于学业，致其厌学逃课，几废学业。父忧心如焚，屡至其家劝谕，商育子之策，后日为小虎授业，自拼音汉字、算术之属，诱掖以恒，且搜旧籍营“书阁”，启其向学之兴。小虎感父慈爱，奋然向学，终入初中。

父之于年轻师者之扶掖，亦可谓殚精竭虑，不遗余力。昔有几位新入职之师，教学经验未丰，阅历尚浅。父乃亲倡师训之举，

倾囊相授多年教学心悟，其情也切切，其意也拳拳。自备课之精要、授课之节奏把控，至师生互动之肯綮要诀，皆悉心指点，躬亲示范，以身作则。曾有师者授课遇阻，父闻往听，析其弊，援实例阐释，助其重设教学，艺遂大进。

于校中诸事，父皆显卓异领导之才与协作之德。每逢佳节庆典，父率诸师筹备操持，擘画经营。当其时也，经费支绌，财用匮乏，父乃倡诸师自制道具饰品，以彰节日之盛。值国庆节文艺会演，父率众人以彩纸、竹材等材，制作精美舞台陈设与道具，安排节目次序，绸缪周至，保演出顺遂无虞，有条不紊。当日，校园之内，喜气洋洋，师生皆沉醉其中，而父于后台忙碌奔走，兢兢于诸事无差，未得片刻闲暇，其心也劳，其行也笃。

公务虽繁，父爱家情切。归则入庖，烹素馔如炒米粉、煮粉团，皆为家味，蕴慈爱深。父少好文学，日书小诗，记生活之悟。致仕后，携母游历山川，后虽身有不便，亦乐观豁达，乘公交赏市井，于车中享天伦，怡然自得。

吾母王秀柳，乃父背后默默撑

持之贤媛，性善且慧，志坚而韧。昔为父之弟子，后结为连理，鹣鲽情深，琴瑟和鸣。当父全力于教育之际，母以纤柔之躯担荷家计，理家井井有条，教子悉心备至，使父无后顾之忧，得以专于教育大业，其德也馨，其行也嘉。母之善德见于日用常行，邻里有难，皆援手相助，雪中送炭，言传身教，为我等立善勤之范，垂德仪之表。

于父之熏陶濡染下，我亦对教育事业心怀尊崇向往。往昔任职报社发行司为决策之要员，然心常觉未酬壮志。终受父之影响，决然转岗为一线记者，期以笔为剑，传学识之力，承父对教育之挚爱于别途。今我率一群群朝气小记者，悉心教导其观生活、捕细节、抒真情，启智明心。每见诸生眸中闪耀求知之芒、好奇之光，仿若遥见当年父于讲台之英姿。彼时，我愈明父于教育之深沉挚爱，亦愈坚己于斯道前行之念，奋楫笃行。

“欲报之德，昊天罔极！”父母之爱，若北辰耀路，吾愿怀感恩，于小记者教育之路，扬帆破浪，化情思为力量，绽华光以报养育深恩，传父母德馨，使慈爱永继，教泽流芳。

■黄志专

牛石埔的灵气，在于“牛”。

牛，在“埔”上。“埔”为平埔，即一处平坦之地。此处，有石，为“牛”状，谓之“牛石”。造访“牛石”，应该先爬茶山走茶园。

沿着白玉村上林头角落一座山，从立足之处，已经蜿蜒提升一定地势高度，往山头一望，山是不高的，却还是有点斜，有点陡。山间都是一垄垄茶树，顺着山势，以阶梯的状貌，从山下攀爬而上，就像行于诗行，层叠有序，有了生命的鲜活与盎然的葱翠，更是茶香飘逸，荡漾心间，无不令人为之神往，而心仪，而畅快淋漓。

往上爬，不会觉得累。同行的茶垄与茶垄之间，或是上下茶垄，都间有山道，以“工”字形布局，构建整座茶山的稳健与通达，你我上下自然，充满自如快意的轻松。不过，让人感到奇怪的是，含沙少的“赤土”

质山体，居然硬生生地长出一块块乌黑突兀的大石头，镶嵌在茶园之间，这里一块，那里一块，零星点缀。无论大小，无论相貌，都是一样静默无语，好像是一个个石将军固守茶园阵地，护佑一方茶树的安宁，以及一方山水的宁静与秀美。

山顶，满是一“埔”“牛石”。起初，我是不信的，不只是我，还有很多人都跟我一样的。理由，无非就是看到山体土壤，这么润滑，这么赤红，这么富有硒质，哪来一“埔”巨石？莫非“蒙人”的？

可是，这种“质疑”很快有人出来否定，也很快被行走的脚步所推翻。山头，名不虚传，实在是一大“埔”石头，而且皆是巨石，奇形怪状的，有的像鱼，有的像鼠，有的像猪，有的像蜡烛……都一应惟妙惟肖，栩栩如生。一眼望去，一马平川，一块块石头犹如“天石”坠地，在这山头安家落户。这里一块，那里一块，石头之间都栽种着一垄垄茶树铁观

音，就像一块绿色地毯覆盖在这里似的，非常青绿，与蓝天白云相互映衬，衬出这里的清净，衬出这里的旷达，衬出这里一种美的天然。

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在这个山头显露得活灵活现，可谓淋漓尽致。

看啦，那是一线天，把头伸进，向前方一望，就是狭缝生存的一道命题；那是生命之根，壮实，硕大，单体矗立，直插天际，犹如“擎天巨柱”，力显山脉阳刚之气，无不让人赞叹大自然的传奇与造化；那头硕大的石牛，据说有五千多吨，其正俯首吃草，不舍昼夜，只等你来一次骑坐，诵读一下清代袁枚的《所见》“牧童骑黄牛，歌声振林樾。意欲捕鸣蝉，忽然闭口立”，送给这里所有的生灵……

很快，夕阳西下，下山之时，牛石埔虽然走出视线，却已装入心田，孕育一段美好的曾经岁月，犹如这霞光般灿烂妩媚动人，滋润脚下或往后的路程，往后一切“牛气冲天”。

一碗鸡蛋面

■陈捷芳

天未亮，母亲已经在厨房忙活了。我的思绪瞬间被拉回到从前。

那时我还在念中学，正处于叛逆期，有时候因为父母亲一句不顺耳的唠叨，就会与他们闹别扭。但，父爱如山，母爱如水，家长并不会因为我的不懂事而愤愤不平，平日里依然对我关爱有加，特别是母亲每天早晨都会为我准备一顿美味的早餐。

当时家里用的是柴火灶，烧的是以晒干的木柴、地瓜藤和麦秆为主。家中的柴火灶有两个灶“眼”，母亲每次都是边用来做饭，一边用来烧水，天未亮就要为一家人准备早饭和供应热水，仿佛灶间就是她生命的舞台，在这里她尽情演绎自己的人生舞曲。

冬日里，母亲喊我帮忙烧柴火，我都欣然接受，因为躲在灶间里烧柴很暖和，同时还可以偷偷烤地瓜。我经常是一边烧柴做饭，一边往灶膛里放进一两块地瓜。农村那个时候零食稀少，烤地瓜算是难得的零食。但是一到夏天，酷暑难耐，坐在灶间里面烧柴火就像靠在火炉边一样。母亲喊我帮忙的时候，我总会百般推辞找各种理由逃避这个“苦差事”，母亲见状也并不多言，就自己坐到灶间里熟练地生火做饭。

母亲知道我喜欢吃面，经常会给我做鸡蛋面。她先往锅中倒点冷油，待油温上来后，把葱蒜切小段加点盐放进热油里炒一炒，一会儿就能炒出浓郁的葱蒜味出来；接着她迅速地把炒锅用清水冲洗干净，待锅中水分烧干后再次放油，等油温升起后，打下一个鸡蛋，鸡蛋在热油中慢慢散开定型后，用锅铲轻轻把蛋黄铺开一些，然后顺势给鸡蛋翻个面，就把鸡蛋煎熟了。辅料准备完毕后，母亲从烧好热水的锅中舀下一瓢水放进煮面的锅里，水沸腾时就放进主食方块面，再盖上锅盖，煮个几分钟，等面条快熟时，就把刚煎的蛋和刚炒的葱蒜小段一起倒进锅中混合煮一会儿，小火烹煮一分钟后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就出锅了。

冬天的早晨吃上一碗热腾腾的面条，冰冷的肠胃马上就暖和起来。如果再淋上一小勺“灵魂酱料”——葱头油，那滋味就更妙不可言了。

在我的记忆深处，柴火灶前，母亲那忙碌的身影和三言两语的叮嘱，还历历在目。岁月变迁，家中的柴火灶已不再使用，母亲也慢慢习惯了煤气灶的快捷与方便，但每次吃到母亲煮的鸡蛋面，都有一股挥之不去的温暖在我心头萦绕，一碗简单的鸡蛋面胜过人间无数美味。



投稿邮箱:dnzbq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